2005 年 9 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Sep. 2005
第 15 卷　第 3 期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Vol. 15 No. 3

清代移民开发边疆与少数民族关系
——以台湾为例

刘正刚

清代移民向台湾的迁徙属于汉人向边疆地区的拓展,移民在台湾的开拓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接触、冲突、融合的过程。由于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的历史较短,双方的摩擦比较尖锐,但移民经过相当长时间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交往,彼此间逐渐认同乃至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官方的政策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　清代　台湾　移民　少数民族

作者刘正刚,1965 年 11 月生,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地址:广州市,邮编 510632。

一

台湾地处东南沿海,是祖国边疆地区最重要的海岛。自明代开始,大陆与台湾的往来已十分密切,此时文献称台湾为"东番"。东番主要是指台湾的土著居民,崇祯时成书的《闽书·岛夷志》明确指出:"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岛中,起魍港、加考湾,历大员……大帮坑,皆其居也,断续凡千余里,种类甚蕃,别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① 清修《明史·外国四》仍续用其名,"鸡笼山在澎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可见,明清时期所言的"东番",既是指地域名称,也泛指土著居民,并与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西番"相对应。

清代对台湾土著居民的称谓除沿用明代"东番"名称外,在官私文献中还有"番族"、"土番"的称谓,对居住于平地并已逐渐汉化的土著居民称为"熟番"、"化番"或"平埔番",即平埔族;对居住于山区尚未汉化的土著居民则称为"生番"、"野番"或"高山番",即高山族。康熙《诸罗县志·番俗》称"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或称"化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台湾土著居民皆以"社"为单位,各社人口多寡不一。据学者对雍正年间征收番饷的 59 个大社及 130 多个小社的统计,大者有 800 男丁以上,小者只有 40 多男丁。② 到乾隆中叶,随着汉族与土著居民接触的增多,番社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据余文仪纂修《续修台湾府志·规制·番社》统计,乾隆二十九年(1764)前,共有 277 个社,其中台湾县有 3 社、凤山县有 123 社、诸罗县有 30 社、彰化县有 51 社、淡水厅有 70 社。道光以后,台湾番社在 400 个以上,"综计全台熟番一百二十八

① 何乔远:《闽书》卷 146《岛夷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59 页。
② 参见连横:《台湾通史》卷 7《户役志》,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19—121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社,归化番二百三十七社,未化野番可知者八十九社。……今每社男妇少者二三十名,多则百余名、二三百名,最多至四百余名,无不另分新社者。其间或苦贫弱而归并,或避侵凌而相附,或因哄斗、疾疫而迁徙丧亡。百余年来,自生自灭于崇峦迭嶂间,有社名存而番已易者,有番是而社名非者”。①

对生番、熟番的划分,主要以归化为依据。雍正六年(1728)九月,台湾总兵王郡奏称:“台湾自我朝开辟以来,则有生、熟二番。其向西一带山脚服役纳课者为熟番;而分散居山不入教化者为生番。……各种生番,其每社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性虽嗜杀俱皆不识不知,而所怯者惟枪与炮耳。”② 王郡奏折说明,清代对生番、熟番的界定颇为明显,生番是指不服从官府统治、不服役纳课者,而熟番则是指服役纳课、服从官府统治之人。随着汉人移民与熟番的垦殖不断深入,生番与汉人及熟番的矛盾愈益激烈,生番杀害汉人的事件层出不穷,雍正年间最为频繁。仅雍正四年(1726)八月至十一月就发生了 8 次生番袭击汉人事件,杀害汉人及熟番 60 余人;雍正九年(1731)至十年(1732)台湾中部又屡屡发生“番害”事件,杀害汉人 150 余名。正因为生番不断杀害汉民,清朝改行生番隔离政策,对之采取的措施就是“惟枪与炮耳”的武力镇压。与此同时,为了减少番、汉间的冲突,清朝划定汉、番界线,阻止汉人与生番接触,在番界上设立界石,派兵驻守。③ 事实上,汉、番界线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更,也就是说,随着汉人对生番土地的不断越界侵垦,政府往往都承认其垦殖事实,番、汉界线就不得不重新划定。光绪《台湾通志·政绩》记载,雍正年间,闽浙总督郝玉麟针对朝廷的“汉人耕番界田者,尽还之”的命令,提出不同看法,他说:“汉人耕番田,系番黎契卖,而流寓十数万人,耕番地二十万亩。若令归还,不但原价难追,汉人无田可耕,失其故业,番人无力以耕,荒其熟地,彼此不愿。请将现所耕地,查明四至,注洋册存案,以后禁买。”此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乾隆二年(1737)闰九月,巡视台湾御史白起图也就汉人“归还番地”一事,提出“宜分别办理,以安民生”的建议,朝廷批复:“应如所奏,饬地方各官严禁民人私买番地,并将近番地界划清,以杜滋扰,所有私占番地,勒令归番;其契买田土,久经垦熟升科者,查明四至,造册报部存案。”④ 乾隆中叶,以红线表示旧定界,以蓝线表示新定界。道光《彰化县志·兵防志·屯政》载:“昔日之土牛红线,至今已无遗迹。界外之荒埔,俱为民间之乐土,而其详不可得闻矣。”自清初至日据时代,汉、番界线一直在变动之中,汉人垦殖的区域越来越大,而生番的生活区域反而愈加窄小,汉族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发生冲突势成必然。

台湾移民与土著居民关系的紧张引起了官府的高度注意。乾隆中期以前,台湾西部海岸平原的平埔族原有土地在汉族不断垦殖下,已几乎殆尽,随后清廷重新配置平埔族土地于西部平原东侧沿山附近生番边界一带,加以保护,并利用平埔族“熟番”防守“生番”及镇压汉人在台湾的动乱;对高山族的“生番”则实行消极的隔离封禁政策,直到晚清才对番地进行保护开发。清代对台湾土著居民的管理,往往根据其教化程度,对熟番设官管理。“台湾僻处海外,向为土番聚居。自归版图后,遂有生、熟之别。生番远住内山,近亦渐服教化,熟番则纳粮应差,等于

① 同治《东瀛识略》卷 6《番社》。

②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1 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8 年版,第 220—221 页。

③ 参见唐立:《试论清代台湾生番之归化与汉族拓垦:以乾隆至道光年间为中心》,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6 辑。

④ 《清高宗实录》卷 52,乾隆二年闰九月。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齐民。凡社中皆择公所为舍,环堵编竹蔽其前,曰公廨(即社寮),通事居之,以办差遣。土官之设,系众番公举,大社四五人,小社二三人,给以牌照,各为约束。”① 所谓“内山”大约是指汉人绝少进入之地,“凡山之绵缈阻绝、人迹不到者,统称内山”。② 而这些内山大多居住着“生番”,他们与汉人接触不多。史实表明,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并非由清朝官府直接推动汉番融合的结果,主要是汉族移民一开始不断向熟番占垦租赁土地耕种,与平埔族发生冲突、交流到逐渐融合,然后又逐步与“生番”发生往来,从而导致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出现多个层面的现象,形成熟番、半熟生番和生番的格局。熟番已基本汉化,半熟生番则处于向汉化转变的阶段,生番则基本保持原有的生存状态。乾隆时的《闽政领要·台郡情形》对这三种情形有较详细的表述:“台属番民有熟番、半生熟番、生番三种。熟番向化已久,与齐民无异,以耕种为生计,充铺兵、走递公文、应徭役、运送官米,颇为驯良;半生熟番则附山为居,亦知耕种,第不与民人交涉,往往有窜出抢夺杀害之事;生番则在深山之中,遍身刺绣,不穿衣服,不知耕作,惟以捕鱼猎兽而食,语音不通。北路淡水、彰化等处生番尤为凶悍,性嗜杀人,往往潜出戕害庄民,辄行割去头颅,以示勇力。”可以断言的是,半生熟番正是一部分生番在与汉人和熟番的不断交流往来中,一步一步地向熟番转化,他们开始改变原先以“捕鱼猎兽而食”及“不知耕作”的捕猎生活逐渐向半生熟番“亦知耕种”的农耕生活转变,但又不时发生杀人行为。还有一部分生番则仍然固守着原有的生活传统,保持着“凶悍”的习性。官府在早期是尽量阻止汉、番来往,即使后来容许汉人开垦番地,也更多的是对汉人已开发的既成事实之肯定。

二

汉族移民入台实际上是分享与占有了土著居民的土地和生活资源。随着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土著居民土地被汉族侵垦不断增加,汉番冲突日趋激烈。清代移民在台湾土地开发基本上是循着从台湾西部海岸的南部地区,不断向北部和中部地区挺进,因此,早期汉人主要是与台湾土著居民中的平埔族发生接触与冲突。清前期,平埔族约有150余社,分布在台湾西部平原及丘陵地域,在汉族入台之前,凡海拔在500米以下的土地,均可视为平埔族的原居地。至道光初年,在移民不断占垦土地的压力下,平埔族被迫放弃故居地,举族迁移,向埔里盆地、宜兰平原迁徙,并将原居住于此的“埔眉番”(泰雅人与布农人)逐进山中。③ 而平埔族因与汉人长期杂居共处,其社会经济已过渡到以农耕为主、狩猎为辅的状态,种植的旱稻颇有名气。光绪《台阳见闻录·番部·饮食》记载:“熟番种植,多于园地。所种悉旱稻、白豆、绿豆、番薯。又有香米,形倍长大,味甘气馥,每岁所种止供自食,价虽数倍不售也。”是书《番部·香米》又载:“熟番多于园中旱地种稻,粒圆而味香,名曰香米,又名大头婆,甚为珍重”。土著对稻作农耕十分重视,乾隆时巡台给事中六十七著《番社采风图考》记载:“郡邑附近番社,亦三、四月插秧。先日猎生酹酒祝空中,占鸟音吉,然后男女偕往插种,亲党饟黍往食盍焉”。平埔族农耕种植业的普及,与汉族移民不无关系,乾隆十年(1745)范咸纂修的《重修台湾府志·艺文·记》载陈梦林的“游北香湖记”称,此时汉、番已联合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灌溉农业,北香湖“自台斗坑凡数折,而

① 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6《风俗·土番风俗》。

② 康熙《诸罗县志》卷1《封域志·山川》。

③ 参见陈国强、田珏:《台湾少数民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126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汇县治之众流,黛蓄膏渟,广可三四亩,修如其广数十倍,汉人与土番合筑为陂。其下,西出北社尾,灌田凡数百顷”。汉、番的交流,也逐渐改变了土著居民的某些习俗,康熙《诸罗县志·风俗志·番俗·服饰》记载:“土番初以鹿皮为衣,夏月结麻㝡缕缕挂于下体,后乃渐易幅布。”数年来,新港、萧垄、麻豆、目加溜湾诸番衣裤半如汉人。

汉族赴台移民开垦土地,除了自然环境恶劣外,还要面对与汉人交往过少的土著居民的挑战。清代台湾“生番”主要以狩猎为主,狩猎又叫“出草”,狩猎武器较简单,主要是标枪和弓箭,因此,狩猎时需集体围捕猎物。康雍时的《台海使槎录·番俗杂记·捕鹿》载:“鹿场多荒草,高丈余,一望不知其极。逐鹿因风所向,三面纵火焚烧,前留一面,各番负弓矢、持镖槊,俟其奔逸,围绕擒杀。”随着汉人向山区的不断进发,“出草”习俗发展为猎人首。据光绪《新竹县志初稿·风俗考·番俗》载:“内山生番或数十家为一社,或百十家为一社;各社皆有土官、有壮丁。除妇女而外,其壮丁皆备鸟铳,听土官呼召,兼习强弩短刀。凡有出草(杀人曰出草)及战斗,长于埋伏掩袭,不知步伐止齐之法,出没茂林丰树中。”生番杀人由来已久,乾隆时范咸纂《重修台湾府志·风俗·番社通考》记载:“生番素喜为乱……其俗尚杀人,以为武勇。所屠人头,挖去皮肉、煮去脂膏,涂以金色,藏诸高阁,以多较胜,称为豪杰”。蓝鼎元在《东征集·复吕抚军论生番书》中也谓:“生番杀人,台中常事。”而移民遭生番杀害的增多,恰恰是由移民开垦的深入逼近生番造成,“内山生番野性难驯,焚庐杀人,视为故常。其实启衅多由汉人,如业主、管事辈利在开垦,不论生番、熟番越界侵占,不夺不餍;复勾引伙党入山搭寮,见番弋取鹿麂,往往窃为己有,以故多遭杀戮。又或小民深入内山抽藤锯板,为其所害者亦有之”。① 客家人《渡台悲歌》对此也有记录:“抽藤做料当壮民,自家头颅送入山,遇到生番铳一响,燃时死在树林边;走前来到头斩去,无头鬼魅落阴间。”② 一些地方因接近生番,即使已初有开发,但在生番的抵抗和进攻下,汉人只好撤退。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封域》载,罗汉门附近“沃衍平畴,极目数十里”,汉人在此建立了外埔、中埔、内埔三个村庄,汉、番杂处,“继以远社生番乘间杀人,委而去之。今则㝡草不可除矣”。雍正时期,生番杀人不断增多,官府不得不出面干涉。史载:“水沙连,旧为输饷熟番。朱逆乱后,遂不供赋。其番目骨宗等自恃山溪险阻,屡出杀人。逮雍正四年,复潜踪出没,恣杀无忌。”官方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擒获骨宗父子三人,搜出藏贮头颅八十五颗”。③ 直到光绪年间,恒春县的尖山、水坑一带,“仍有凶番屡出杀人,割去头颅无虑数十,并杀高仕佛汛官林武兴及防兵一名,焚毁汛房”。④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生番杀人,有时又与汉人中的“番割”引导有关,据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宦绩》载:“番割者,汉人通番语,窜内山娶番妇,时引生番劫掠平民。”

清前期,台湾的汉番之争大多因移民垦拓土地而起,而台湾的垦殖往往是大户出资向官府申请垦照,然后招佃开垦。所以,乾隆九年(1744),朝廷下令禁止赴台文武官员乘机设立庄田招佃开垦,“朕闻台湾地方,从前地广人稀、土泉丰足,彼处镇将大员无不创立庄产,召佃开垦以为己业,且有客民侵占番地,彼此争竞,遂投献武员,因而据为己有者。……是以民番互控之

① 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 16《风俗·番社通考》。

② 黄恒秋:《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台湾文史工作室 1998 年版,第 181 页。

③ 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 19《杂记·祥异》。

④ 光绪《恒春县志》卷 19《凶番》。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案,络绎不休。若非彻底清查,严行禁绝,终非宁辑番民之道。”① 下令严查且永行禁止。实际上,这一禁令并没有被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官上报朝廷时对侵界垦殖多有意回避。乾隆十七年(1752)彰化县发生“生番骚扰村庄、杀死兵民”事件,乾隆下令调查原因,结论为:“细察此次凶番残杀兵民,其为因奸民占种番地,熟番逞凶焚杀,已无疑义。”但此前“该郡文武禀报犹以事出生番为言,与提臣查覆情形迥异;始终欲以生番焚杀掩其致衅之由,且听信通事张达京诡言嫁祸,粉饰欺朦。参请严办,以重海疆”。② 而文武官员禀报的内容,之所以与提臣调查事实不符,极有可能官员本身就设有庄田。

随着清代汉人移民不断入台,土著居民由原来的主流群体逐渐成为非主流群体,汉人则上升为台湾主体民族。土著居民身份地位的变化,尤其是汉人的土地开发日益接近“生番”境界,汉、番之间矛盾更为突出。雍正年间,浙闽总督高其倬上奏称:“番人焚杀一节,此事情节中有数种:一则开垦之民侵入番界及抽藤吊鹿,故为番人所杀;一则番社俱有通事,通事刻剥,番人愤怨之极,遂肆杀害,波及邻住之人;一则社番杀人数次,遂自恃强梁,频行此事,杀人取首,夸耀逞雄。”③ 汉人强入番界以及通事的刻薄引发了“生番”对汉人的仇杀,以致汉人有“自来番性嗜杀”之印象。由于移民渡台源源不断,汉、番的居住地已呈犬牙交错之状。康熙三十三年(1694)纂修的《台湾府志·封域志·疆界》载,南路“矶以内诸社,汉、番杂处,耕种是事”。这类记载在台湾地方文献中俯拾即是。汉人的不断拓垦直接危及土著居民的生活范围,双方仇杀不可避免。官府曾一度计划将汉、番分离。乾隆十年(1745),户部议奏:“台郡民番错壤,经福建布政使高山会同巡台给事中六十七彻底清查,断以民地归民、番地归番,各相允服。”④ 这一议奏得到皇帝批准。但从移民的开垦来看,这一政策收效甚微。直到晚清,番人与汉人冲突仍不时发生。刘铭传云:“今刘带所开之地,仅老狗社与加九岸番毘连,加九岸仇杀居民,缉凶未获。”⑤

面对台湾土著居民的仇杀,汉人在开发过程中也不断加强自卫能力,这在噶玛兰的开发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道光《噶玛兰厅志续补·艺文》记载了姚莹的《噶玛兰原始》称:“噶玛兰本名蛤仔难,在淡水东北三貂、金笼大山之后,社番地也。……其始番居不知开辟,杂处深林水窟之中,捕鱼打鹿而已。”康熙时已有汉人与之零星市易,乾隆三十三年(1768)汉人林汉生始召众入垦,但“为番所杀。后或再往,皆无成功”。直到嘉庆元年(1796)才有漳浦人吴沙率乡勇200余人作后盾,招漳、泉、粤三籍流民入垦噶玛兰,“初入,与番日斗,彼此杀伤日众”。⑥ 可见,吴沙对噶玛兰开发是在“乡勇”保卫下,通过与土著居民斗争而逐步展开。移民对噶玛兰开垦的深入,造成土著居民不断减少,顺治年间噶玛兰族有9770人,嘉庆十五年(1810)仅为5540人(包括彰化徙来流番990人)。⑦ 土著的减少,既有可能是被不断汉化的结果,也有可能迫于汉人压力而向外迁徙。但无论是那种情况,土著居民都受到了移民的侵欺,曾任噶玛兰通判的柯培元作《熟番歌》对此描述:“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贱如土。强者畏之弱者欺,毋乃人心太

① 《清高宗实录》卷212,乾隆九年三月。
② 《清高宗实录》卷408,乾隆十七年二月。
③ 《雍正朱批奏折选辑》,浙闽总督高其倬奏闻事折,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141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235,乾隆十年二月。
⑤ 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4《抚番略》。
⑥ 道光《噶玛兰厅志续补》卷下《艺文》,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13—115页。
⑦ 参见阮昌锐:《兰阳平原上的噶玛兰族》,《台湾文献》1966年17卷1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古。熟番归化勤躬耕,荒埔将垦唐人争。唐人争去饿且死,翻悔不如从前生。传闻城中贤父母,走向城中崩厥首,啁啾鸟语无人通,言不分明划以手。诉未终,官若聋,窃窥堂,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毕垂首听官谕。"① 移民对番地的侵垦以及官府对汉人的袒护,都使得土著居民生活区域和人数规模在不断缩小,番人尽管想通过官方途径去解决纠纷,但遇到的汉人官员又往往多袒护汉人,番人因此败下阵来,最终增加了他们对汉人的仇视心理。噶玛兰开发过程中盛行的结首制,就是移民遭遇土著居民竭力反抗的结果。所谓结者,是指具结于官、通力合作、维持秩序的一种开垦组织,既是一种拓垦组织单位,也是一个具有界址的空间单位。结首制与武装联在一起,"全台虽各有生番之害,惟兰地实逼处此,其害尤甚"。② 正因如此,移民才组成结以自卫,道光《噶玛兰志略 建置志》载:"时以十数丁为一结,数十结为一围,凡五围二十三结"。可见开发之迅速。

三

清代官府对台湾移民与少数民族的往来,并没有听之任之,而是积极加以干预。清政府解决台湾汉、番之间的矛盾,先是设立土牛,后又设立隘,以此来保护汉、番各自利益。

为了防止移民对番地的过分侵垦引起台湾地方社会的动荡,清廷对番地基本采取保护措施,严禁汉人侵垦,其标志性的措施就是设立土牛与隘。据学者研究:"台湾设隘,仿于郑氏。……屯田之制,以开拓番地,而人民之私垦者亦日进,每遭番害,乃筑土牛以界之,禁出入。土牛者,造土如牛,置要害,戍兵防守。至今尚留其迹。或曰红线,则以土筑短垣,上砌红砖以为识,耕者不得越。归清以后,仍沿其制。而垦田愈广,渐入内山,官不能护。乃为自卫之计,设隘寮,募隘丁,以资捍御。"③ 也就是说,清初仍沿郑氏政权实施"土牛"的办法,防止汉、番冲突。而土牛随着移民垦拓的深入却不断发生位移,乾隆五十五年(1790)闽浙总督伍拉纳的一份奏折显示,土牛之界在乾隆时已多次变动:"台湾地土膏腴,易于谋食,无藉民人,愈聚愈多,往往深入内山,垦越滋事。虽于乾隆十五及二十五等年两次立碑,并于淡、彰二厅设立土牛以分界限,因阅年既久,日渐废弛。自应遵奉部行,划定界址,庶可束边境而杜争端。兹据台湾镇、道等请以此次清查归屯地段为准,或抵山根,或傍坑崁,令地方官拣用坚厚石料,竖立碑界,详开年月地方,大书深刻。并称存档原图,从前以红、蓝、紫色画线为界,今即添画绿线,以别新旧。"④ 可见,不同时间段的土牛线是以不同的颜色表示的。其实,土牛之设,并没有能够阻止移民的积极拓垦,越界占垦屡屡发生。当然,有些越界是通过先佃番人土地,最后据为已有:"从前因淡水、彰化二处,垦辟日增,另行划定界限,设立土牛,禁止奸民越界占垦,免滋事端。乃因生聚日繁,民人私向生熟番黎佃地耕种。……熟番等归化日久,渐谙耕作,祇以业经典卖,无由取赎。"正因如此,乾隆后期,移民越界占垦番地现象相当普遍,"不特嘉义以南多有侵越,即淡水等处续定土牛界,亦□虚设。此时若不将埔地彻底清厘,事过境迁,界址必仍混淆"。而且越是与番人接近之地,私垦土地就越多,"其集集埔、虎仔坑、三貂、琅峤等处,接壤生番,私垦

① 道光《噶玛兰志略》卷 13《艺文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版,第 191 页。

② 咸丰《噶玛兰厅志》卷 5《风俗下》。

③ 连横:《台湾通史》卷 13《军备志 隘勇》。

④ 《台案汇录甲集》卷 1,闽浙总督伍拉纳奏折,大通书局 2000 年版,第 14—15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田亩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应逐加惩治,惟念开垦以来,生番日久相安,并无事故,一经驱逐,沃土既须抛荒,而游民又无归宿,应请照新定民买番地之例,一概升科,免其查究”。这种由移民先行越界开发,待成熟后官府认可的现象,在台湾垦拓过程中几乎成为一种模式。而且官方在书面文字中,每次都强调划界巡查,但实际上也只是具文而已:“清查之后,即以所垦地方为界,拣用坚厚石料,竖立界石,列开立界年月地方,大书深刻,俾人一望而知”。①

正因如此,土牛之设到乾隆末年已成故事。以埔里六社而言,乾隆末年汉人进入尚少,林爽文曾“谋据险要”于此,“彼时私入之人无几、生番之势尚强,不为所据”。嘉道年间,“私入之人较多,生番之势极弱,今昔异形”。② 其实,汉人侵界开垦一直未曾中断,乾隆初年福建巡抚周学健上奏,强调越界之禁,“凤山县民邱子刚等因越界筑坝引水灌田,俱被生番戕害。查向来内地民人或侵入番境致被残害,生番罕有无故逸入内地、戕害民人者。是欲保全内地民人,惟有严越界之禁”。③ 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户部重申:“民垦番地虽久经禁止,但不分别定罪,小民不知畏惧。请嗣后番地,均听各番自行耕种。”对私自侵界垦荒则处以重罪,“若奸民潜入生番界内私垦者,照越渡缘边关塞律治罪”。为了消除汉、番间的矛盾,勘界划线势在必行,“番社地界,从前地方官原各查禁;而奸民不顾戕杀,每觊侵越,仅委佐杂微员,不足弹压。应令地方官于农隙亲勘,传同土目、通事、乡保、业户立表定界,统限一年内,造册报竣。”官府同时要求迫近生番的移民应集中生活,并成立非军事组织保护自己:“至生番乘秋穿越林莽,出界戕杀,其迫近番地零星散处之庄民,该督等议令于秋冬移附近大庄居住,恐民情不便。应饬地方官善为劝谕,毋庸立定章程。其设法堤防之处,应如所议,令贴近生番庄社各设望楼一,悬挂铜锣,每楼分拨五人昼夜巡逻,近社者派番、近庄者派民,十日一轮,各自保护。邻庄有警,互相救援,倘有坐视不救者,即行究治。”这里的“界”,其实就是土牛,移民不断侵界,土牛也就不断重新界定。乾隆指出:“内外山地界,从前设立土牛,未为周密,应重加勘定,务令界限分明,勿使日久偷越,以致滋生事端。”④ 这一情况的逐步发展,最终使土牛形同虚设,所以福康安奏称:“从前设立土牛,禁民占垦;因生齿日繁,私佃耕种,土牛之界,竟成虚设。良田弥望,多在界外,旧设土牛,早无遗址可寻。民人开垦,与生番日久相安,并无事故。”据此,则土牛之界,“在乾隆年间业已全无,私垦升科,早已深入番地之内。埔、水六社于乾隆五十三年协讨林逆以后,支领口粮,时常出入,不但番众在集集等处交易,即民人亦时常进内”。⑤

随着土牛的形同虚设,隘寮组织逐渐形成。隘的出现,说明移民开垦已由过去对熟番拥有的平原、盆地开发,转向生番居住的山地。由于生番以射猎为生,许多部落又有出草猎首习俗,因而经常杀害汉人。据统计,自清初到同治末,番害案件共发生71起,其中因汉民进入番界开垦而被杀死者占近35%。⑥ 于是,移民开垦山地就设立隘寮,私自雇请隘丁把守,以防止土著居民的袭击。同治《淡水厅志·建置志》记载:“淡地内山,处处迫近生番,昔以土牛红线为界。今则生齿日繁、土地日辟,耕民或踰土牛十里至数十里不等,红线已无踪迹;非设隘以守,则生

① 《台案汇录甲集》卷1《杨廷理等会禀》,第31—32页。

② 《治台必告录》卷4《斯未信斋存稿》,大通书局2000年版,第278页。

③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④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97,乾隆五十三年正月。

⑤ 《治台必告录》卷4《斯未信斋存稿》,第277页。

⑥ 参见林再复:《台湾开发史》,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90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番不免滋扰。”隘最先是由移民私自修建的防番设施,其功能主要是防止番害。这种由民间自发设立的保护措施,后逐渐得到官府的认同,所以,隘有官隘、民隘之分。连横认为,官隘始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实施者为时任福建巡抚杨景素。① 但杨景素出任台湾地方官员的时间最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五十二年(1787)上谕军机大臣就涉及此问题:“台湾疆土既开,民安耕凿,处处皆成膏腴之地。自杨景素议立界限之后,界外良田美产转畀生番,而生番以射生为业、不事耕种,势必内地民人仍往偷垦,日久徒滋事端。”② 乾隆所言可能是指官隘自杨开始。隘的建立几乎都始于乾隆年间,凤山县的哷口溪隘、加腊埔隘、双溪口隘、杜君英隘、新东老埤隘、万巾庄隘、吧阳毛狮狮隘、粪箕湖隘、坊寮浦姜林隘等官隘均建于乾隆年间。③ 由于民间私垦的活跃,所以民隘数量多于官隘。据同治《淡水厅志·建置志》载,该县民隘 24、官隘 5。隘的经费主要来源于隘附近荒林的开发,开发的主力军是隘丁,带有军屯的性质。嘉道以来,隘的修建逐渐转向内山地带,内山因生番活动频繁,直接威胁移民的生产和生命安全,乾隆曾在上谕中指出:“内山系生番巢穴,向闻遇有内地民人到彼,即行杀害”。④ 嘉庆以后,汉人移民向内山垦殖进一步加快,遭到生番杀害的可能性剧增,隘的设置也随之增加。噶玛兰地区真正大开发在嘉庆十五年(1810)以后。这之前,政府对噶玛兰一直实行“封界”,恐开垦引起番衅。官方准许开发的前提就是设隘,“自设官后,沿山次第设隘,以壮丁守之;(嘉庆)二十一二年间,犹有生番逸出杀人,今则防堵益密,林木伐平,沿山皆成隘田,而居民安堵矣。……以上隘地十九所,北自梗枋,南至施八坑,不过弃界外数百甲之地,免其升科”。⑤

隘也随着移民拓殖空间的变化及番人汉化的进展而变化,史载:“南路之旷土早已垦耕无余,北路则官隘有废,民隘有增。缘生齿日繁,土地日辟,游民之潜垦界外,有深入数十里、百里者,非设隘以守,则野番不免滋扰。”晚清以后,官府对生番已由过去的消极封禁向积极抚番发展,隘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光绪时“凤、嘉、彰三邑旧设各隘,半已不知其处”。⑥

总而言之,汉人与台湾土著居民的真正交流接触,大约开始于明代中后期,全面正式接触应在清代,而这种接触是以汉人的攫取土地等为先决条件。面对清代源源不断的移民浪潮,台湾土著居民进行了本能的反抗,但最终却在汉移民的占夺和先进农耕文明的示范下,熟番逐渐汉化,生番则退居深山,继续保留土著居民原有的社会特色。这表明不同民族间长期的交流会密切其感性与理性认识,而先进的文化与耕作技术对相对落后的民族会有一定的吸引力,清代汉族移民在台湾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即是证明。

〔本文责任编辑　孙宏年〕

① 其实,杨并没有出任过福建巡抚,只是从乾隆二十三年起担任过分巡台湾道员之职。邓孔昭对此也有辨析。参见邓著《台湾通史辨误》,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9 页。连横说法的依据可能是乾隆时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 16《风俗·番社通考》所载的“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议:凡逼近生番处所,相去数十里或十余里,竖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281,乾隆五十二年五月。

③ 参见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 85《关隘·凤山县》。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273,乾隆五十二年正月。

⑤ 道光《东槎纪略》卷 3《沿边各隘》。

⑥ 同治《东瀛识略》卷 4《营制·屯隘》。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 - ethnical Cultures in Xinjiang …… **He Ping (** 86**)**

As a gathering region of multiculture of minorities , Xinjiang culture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 namely mutation of vicissitude of minority culture , variability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compatibility of structural system.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s beneficial for us to further comprehend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minority culture and to accelera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various peoples in Xinjiang.

Key Words : Xinjiang Minority Culture Multielement

RESEARCHES ON THE NEIGHBOURING REGIONS

On Prince Regent Duoergun 's Policy to Korea …… **Liu Wei(** 91**)**

From the first year of Shunzhi (1644) on , King Regent Duoergun became a main decision - maker of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enormous change of strategic situation , Duoergun , in order to get Korean aid of materials , adjusted Qing 's policy to Korea. He began to change the relations between Qing and Korea from conquest - and - beijing - conquested one to suzerain - vassal one. Although it was a short period from the first year to the 7th year of Shunzhi , this was a key time. Duoergun 's policy to Korea ,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in Qing Dynasty , had grave significance for Qing to keep the long - term suzerain - vassal relations with Korea stable. Besides his outstanding military talents , his policy to Korea in this period also incarnated his own brand. This paper discusses Duoergun 's inheritance and adjustment to Huangtaiji 's Korean policy as well as his individual influence upo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his regent period.

Key Words : Qing Dynasty Duoergun Korean policy

The Migration of Ethnical Groups Across the Border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ir Independence and Its Influence …… **Hu Shangzhe Gao Yongjiu (** 103**)**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tical study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principal people in ethnical structure of each country of central Asia. It thinks that the trend lends themselves to ease up ethnical contradictions and to stabilize their political situation as well as to abate the pressure of unemployment. If we view from a long - term development , however , it erodes the footstone of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Central Asia , wrecks the good structure of their societies as well as goes against the long stability of Central Asia.

Key Words : Migration Cross Countries Ethnical Structure Principal People

RESEARCHES ON THE MARITIME REGIONS

The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orderland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Minorities in Qing Dynasty ——Taking Taiwan as Example …… **Liu Zhenggang (** 11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The migration into Taiwan in Qing dynasty was an exploitation of borderland from Han people. The incomers' deploitation in Taiwan was the course during which Han people and minorities contacted, conflicted and introjected each other. Because the minorities in Taiwan shortly got to Han people and therefore there was a sharper friction between them. After a period, they gradually identified with each other and began to introject each other. In this process, the role played by the governmental policy can 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 Qing Dynasty Taiwan Migration Minority

"Acknowledge" and China's Unarguable Sovereignty over Nansha Islands ..... **Yang Cuibai (119)**

Acknowledge and estoppel have bee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rules. This paper, after reviewing the discussions made by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ists and analyzing some famous cases, thinks that Vietnam, Philippine and Malaysia have admitted that China takes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f the Nansha Islands, and therefore these countries should undertake the law responsibility being not able to go back on what they have admitted.

Key Words: Acknowledge Estoppel The Nasha Islands Sovereignty

HISTORY OF BORDERLAND STUDIES

A Review on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s in Ancient China ..... **Quan Hexiu (124)**

REVIEWS OF NEW BOOKS

An Important Works on Heqin Problem of Ancient China ——An Introduction to Doctor Cui Mingde's A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s Heqin ..... **Fan Wenli (134)**

A Review on Daibei Group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 **Li Danjie (137)**

An Important Work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Legal System in Qing's Xinjiang ——A Review on A Study on the Legal System of Southern Xinjiang in Qing Dynasty ..... **Shang Yanbin (14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